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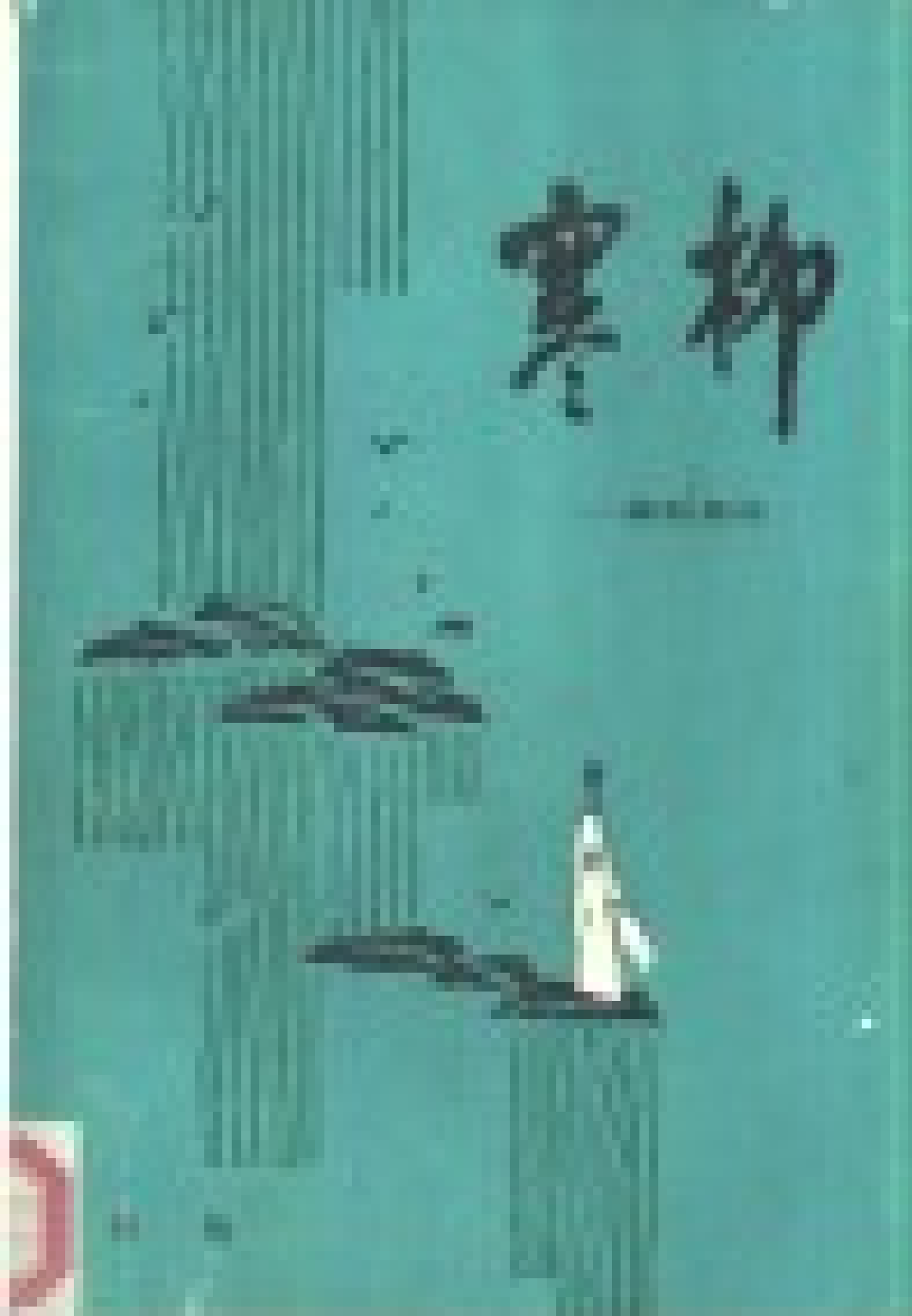
寒柳

——柳如是传



石楠





寒 柳

——柳如是传

石 楠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秦淮名妓柳如是，为争取人身自由，改变卑微的地位，追求纯洁的爱情，历尽坎坷。她忧国忧民，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毁家纾难，反清复明救亡图存之心，至死不渝。

作品塑造了风尘奇女子柳如是的多彩形象：才学过人，美貌绝伦，有胆有识，多情重义。对誉满天下而又骂名千载的钱谦益的复杂性格也尽力作了开掘。其他历史人物陈子龙、黄宗羲、黄毓祺、郑成功、张煌言等的政治际遇和节操也都写得十分感人。

这是中年女作家石楠继《画魂——张玉良传》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作品故事曲折，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文笔纤丽，尤其是细腻的感情描写，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责任编辑：周达宝

寒 柳
Han Li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字数34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8}$ 插页4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440

ISBN 7-02-000662-0 / I·663 定价4.00元

真实的情感是—切

创作的力量和灵魂

石楠同志 正

米心

丁卯仲春



作者像

目 次

引子	1
一 姓氏变迁史	3
二 水天迷茫风浪处	27
三 以假乱真，卖书寻友	44
四 侠解罗衫义贾书	64
五 妇人之爱	75
六 河东君痴情断琴弦	87
七 人生长恨水长东	96
八 名宦	105
九 多情自古伤离别	114
十 垂钓	121
十一 中秋之夜	139
十二 听钟鸣	147
十三 男洛神	154
十四 妒妇恨	161
十五 诗酒泪	171
十六 冤家路窄	186
十七 魔影	199
十八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06
十九 咏寒柳	217
二十 千里寻知音	230

二十一	初访半野堂	238
二十二	半野堂文宴	243
二十三	计驱城南柳	255
二十四	人有悲欢离合	264
二十五	彩舫花烛夜	271
二十六	结束半生飘泊	282
二十七	闺中知己	292
二十八	书林学海	305
二十九	群子荟萃绛云楼	316
三十	尚湖串月	329
三十一	灵岩朝覲	341
三十二	南都梦	350
三十三	为伊消得人憔悴	359
三十四	死谏	374
三十五	后湖留恨何时了	388
三十六	红泪年年属旧人	401
三十七	一失足成千古恨	413
三十八	典尽钗环情义师	421
三十九	示幻不妨为厉鬼	434
四十	一炷奇香插心烧	441
四十一	只有芙蓉独自芳	451
四十二	此物最相思	465
四十三	更著风和雨	474
四十四	血溅荣木楼	484
	后记	495

引 子

序幕从哪里开始？

人生本来没有尽头，就象鸢脰湖的水，一浪拍打一浪，一个波纹追逐一个波纹，谁也没有办法分清，谁也没有力量斩断这波影浪纹。然而，我却舀起了一勺陈年积水，放到现代的放大镜下，妄图为一个被历史的枯枝败叶掩埋了三个世纪的女人，一个才艳盖世的绝代名姬，诗人，一个爱国志士，一个被当时道学家们诋毁，又遭后世轻薄者诬非的女人做点什么。中国在明代中期以后，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她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特定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她，她从一个名妓的婢女、故相的小妾，堕入风尘，征歌侑酒，追求爱情的幸福到人格的独立，嫁给江左文坛泰斗，成为绛云楼文艺沙龙的女主人，直到殉难！她象一艘饰着传奇色彩的小舟，穿行在江河湖渠神秘水网中，搏击、漂流、停靠、追求……

我在江南水乡采访，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动人故事和传说。有褒有贬，拖着历史的尾巴，披着神秘而又荒唐的色彩。

虞山有位同行，绘声绘色地给我说了个故事：

她殉难的柴木楼，突然成了狐仙出没的地方。狐仙无所不至，扰得官府夜无宁时，人们闻狐丧胆，县太爷也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召集乡贤计议，一致赞同在柴木楼设立大仙牌位，常年供奉香火，书有“大仙楼”三字的金字匾，高悬楼上。香火盛延了两

个世纪。每任知县到任，第一件大事就是去朝拜大仙楼，祈求保佑，不然，大仙就要降灾祸于他。有位县令，不听下属进谏，拒不拜谒，扬言说：“一印镇百妖，狐鬼敢近乎？堂堂县令，朝廷命官，只能跪拜圣贤君主，岂可去跪拜狐妖！荒唐！”当晚，他的大印就失落了！县太爷失了大印，可是要掉乌纱的大事哟！他这才意识到是怠慢了大仙，立即吩咐备上三牲、香火，着朝服冠带，去向大仙请罪。县令一个响头磕下去，大印突然从梁上坠落下来，不偏不倚地落在县太爷的面前。县太爷又连连磕了三个响头，感谢大仙宽恕之恩。

这是一则故事，在流传中又掺进了善良人们的愿望和对她的同情与怜爱。据史载：荣木楼后来确改称大仙楼了。

我想揭开她坟茔的帘幕，让她朴素地走出来，请公正的读者来审视她。也许，宽容的读者们能从这个婉娈倚门的悲剧角色身上，发现她那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思，看到我们伟大民族追求独立自由的个性和精神，感泣她为国家民族危亡孤怀的遗恨。

人生本来没有序幕，写小说则必得有个开头，我请她从哪儿出场呢？我在苦苦思索。她生在江南水乡，半生浪迹湖上，还是让她从水上来吧！

一 姓氏变迁史

淀山湖象一只无边无沿的摇篮，摇着，晃着，灰濛濛的水一抖一颤。西天有几抹云彩，灰暗里渗浸着殷红，镶着金黄的亮边，一轮失去光芒的桔红色太阳，很圆很圆，有如一只镏金的铜盘。就在那晚霞飞升的水天相接的地方，隐约出现了个不甚明晰的黑点。黑点愈近愈显，愈近愈大，慢慢遮挡住了太阳、晚霞。霞光在它的背后拱衬出了它的轮廓，可以看清是条船。

这是条大船。有前舱、中舱、后舱和尾舱。前舱是客厅，尾舱和后舱兼作厨房和婢女、船伕的卧室。用来作主人书房兼卧室的中舱，布置得简洁、雅致，一张画桌占了中舱四分之一的地方，舱壁的一方挂有琴、笛、箫，另一方舱壁挂着张还未裱装的当今书坛名家李待问的墨宝，是他书赠给主人的曹植那首“仆夫早严驾……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杂诗。一个身着儒服方巾，乔装成少年的美貌女子坐在画桌前，正在读一本《陈思王集》。她就是船主——不久前才从被称作江南小秦淮河的吴江盛泽归家院赎身出来的名妓杨爱。她生于万历四十五年，刚刚二八芳龄。

风越来越大，浪越涌越高。他们的船一会儿被推上浪尖，一会儿被抛下波谷，太湖的水仿佛要把他们吞没。她紧紧抓住船帮，“大伯！这风浪……”一个浪头把她打个踉跄。

船伯大声地说：“就近躲躲吧？”

“附近有什么地方？”

“同里。”

他们寄舟同里的东河湾。她早就从一本风物志上了解到一点这个水乡古镇的风情，说这儿勤学苦读蔚然成风，是个孕育才华的温馨摇篮，诞生过诗人叶茵、画家王宠、文学家朱鹤龄……还寓居过象倪云林、姚广孝、董其昌那样的古今名流。她向往久矣！

可是，刚从魔穴出来，初着男装，担心被人识破，心里游荡着忐忑不安情绪，只好待在舱中，关紧舱门船窗，练习着男子步态，等待着夜色。

风息了，浪平了，月亮勇敢地迎着越来越浓重的夜色，在天空开拓出一片蓝色地方，象一只银梭，置在透明的海水中，晶亮晶亮。她和背了文房四宝、俨然象一个称职书童的阿娟上了驳岸，往镇里走去。月色再明，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她俩的小脚。

果然名不虚传，古镇港汊交错，川字形的市河把它割成七个小岛，石板小桥又把它们结成一体，犹似一条水上不沉的大船。她俩逛过夜市，从鞋铺买了最小的男鞋，装模作样地往回走。过了街拐一条小石桥，面前却神奇地出现了个开阔地方。

小溪象一条闪光的玉带，连接着两边的村寨。黑黢黢的大门楼，接衔着起伏的雉堞，一看便知是阀阅之家。明晃晃的月亮沉在溪底，满溪闪烁着碎银似的光辉，世界好象已经睡去。她俩伫立在溪桥上，在这寂阒统治着的镇郊，突然听到一阵接一阵类似合唱那样整齐而又抑扬的声音。循声倾听，原来是从最近的一座宅院内传出的夜读声，这声音好象给这寂寥的一隅注入了生命。她的视野里仿佛又出现了黄昏时分景象，渔舟归晚的画面，高亢的渔歌和这琅琅的读书声……她被这梦幻似的意境激

动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处境，脱口吟出了一联：

一泓月色含规影，

两岸书声接榜歌。

吟罢，她仍不能自己，从阿娟手里索过笔，放在墨盒里顿了顿，朝着石板，如锥划沙，如钻入石，两行诗就象刻就在桥板上似的。

她刚把笔一扔，背后就有人击掌称赞：“好书法！”

适才还未发现有人，此刻哪来的叫好声，她尽力控制着内心的慌乱，慢慢地转过身，把脚挪到桥栏投下的暗影里，撩了喝彩人一眼。

这人好象见过：那脸型，那眉毛，那闪烁着光泽的微黑肤色，略厚的双唇，都似曾见过！她心里象有面小鼓在咚咚地敲，不敢继续去追索记忆，现在至关重要是保护自己，不能让别人认出她来！首先她得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她故意带着一种傲慢不逊的口吻对他说：“过奖了吧！请教仁兄它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他还真的一下说不清呢！这个“好”，只不过是凭着一种感触脱口而发的，他不是书家，又没有仔细研究，然而对方问话也太不客气了，而且有些咄咄逼人的气势，莫非面前是个狂徒不成？他抬起头，也不客气地打量着对方。

月光下的他，面颊上好似笼罩了一层淡淡晨雾，犹似一朵初绽在雾雨中的春花，身材娇巧，玲珑可人！啊，原来是一美少年！他立即喜欢上了他。少年气盛嘛！一见他那傲慢不羁的神态，他想逗逗他，装出一副书坛里手的模样，借着月光，指指点点品评着：“嗷！它好在如春蚕吐丝，象蝶戏花间……”

他刚刚说到这里，美少年就阴沉着脸说：“哼哼！没想到一篱外汉也谈植艺之术。我看是否先去临三年帖，写完三担纸再谈书艺吧！”说完，拂袖转身下桥，头也不回。她所追求的是瘦劲、

044845

清奇，力透纸背的气势，最忌柔媚。他的评语辱没了她的书艺，她不能忍受；再者，此评语是否有暗示她是女性之意呢？为了不被他窥破，她要在气势上更进一步战胜他，继之，走为上策。

他却没有一点气恼，还憨笑着追上她说：“请等等！仁兄所言极是，弟实乃书坛外汉，评书实属班门弄斧，多有冒犯！”向她深施一礼，又说：“仁兄年少，书气确实清奇，将来前途无量！我友李存我系当今书坛名家，他亦在此间，千古难遇之机，仁兄何不一见，求得指导！”

她喜出望外，即刻转身还礼：“小弟出言不恭，多有得罪，请仁兄见谅。若得仁兄引荐，面聆存我大师教诲，乃小弟三生之幸耳！请问仁兄尊姓大名？”

“在下陈子龙，草字卧子，号大樽。”

她吃了一惊。世间哪有这种巧遇？怪道初照面即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也许要怪那多情的月光，是它在他脸上抚了一层变幻莫测的光华，使她没能一眼就认出他！他为何也在这儿？难道他认出了她——垂虹亭上奏曲子的杨爱么？不会，她现在是一个风流少年！她慢慢地镇定下来，回答说：“久仰名士大名，渴思一见，不想在此巧遇，幸甚幸甚！”

陈子龙朝她抱抱拳，友善地问道：“仁兄尊姓大名？”

她没有准备，一时无以答对。阿娟抢着说：“我家公子没得姓名！”

“世间万物皆有名属，岂有堂堂男儿无姓名之理！”她转对子龙说：“小童无礼，先生恕罪！”人们常说急中生智，这个成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人在危急时候智慧突生这一思维现象。只见杨爱从容不迫回答说：“学生姓柳名隐，小字如是，别号河东君！”杨柳同属，隐去爱字，如是而已，今舟寄河东，不就是河东的主人么？

她还叫过另一个名字。那是崇祯二年的事。

初夏的午后，她习完了字，佛娘说：“到后院花畦中摘两枝石竹花来，我教你画画。”不料阿奶正跟邻家的阿奶坐在花架下拉呱。

“……一匹光耗草料不肯拉车的马，还不如把她卖掉的好！”那声音很低。

她顿然紧张起来，把谁卖掉？她躲到水阁花窗下，竖起耳朵听着。

“难啦！她六岁到我家，为我挣下了这份家业。我又没儿没女，卖掉嘛，总有点于心不忍。唉！谁知她突然鬼迷心窍，决心要从那个人！”

“我们这种人家，讲不得忍不忍的。两年没给你拉套了，白吃饭，还怕对不起她？”

阿奶迟迟没有回答。

“怎么不吱声？嗨，我可是为了你好啊！听不听还得由你！”那声音有点快快不快。

“现在还有她徐佛这块金字牌牌挂着，卖掉了，徐家的门庭不就冷落了！”

“哎呀！看你这个木头脑瓜！那个小的不是快出落了？下半年就可以物色个有名气的相公来当你的‘孙女婿’。那时就由不得她了！你这门上不又火红起来了！”

“下半年？就怕早了点，那孩子还没到破瓜之年呢！”

“你呀，真是木讷！刚打苞的花朵儿，相公们才肯花本钱，宜早不宜迟，我家那个不是十二岁就接客吗！请的是吴江周相公，听说后来还作过宰相呢！”

花架那边沉默了，杨爱咬牙切齿，恨不能跳出去把那个出馊主意的老鸨撕碎！她刚伸手攀上花窗，就看见阿奶重重地点了下头说：“老姐姐说的也是！”

杨爱吓得魂飞魄散，身子不由地往下一滑，僵立在墙根。

让她也作烟花女！她仿佛突然间坠入了冰的深渊，浑身冷得抖个不停。假若她不代佛娘去见客，她们就不会生出这个念头吧？当时，她一心只想为佛娘解围，成全她和公子的心愿。她已学会了佛娘的技艺，唯有她才能把佛娘从困境里解脱出来，这是她义不容辞的事。不曾想到……她宁可终身为仆，宁愿去死，也不愿干这个行当！她是公子买给佛娘的丫头，她是婢女，不是妓女！怎么办？只有马上将这个阴谋告知佛娘，让佛娘想个主意。她悄悄离开水阁的花窗，飞也似地奔进佛娘房里。突然间，她又惶惑了。

此举不仅仅关系到她，更严重的是关系到佛娘。她抬头看了佛娘一眼，佛娘双颊清瘦，眼脸灰暗，公子久无音讯，痛苦象影子一样纠缠着她。她那纤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新的苦难，杨爱暗暗发狠：决不能让她们卖掉佛娘！佛娘深爱着公子，他们有盟誓为约，得帮助她，成全她的幸福！倏然间，她眼前出现了一纸文告。

终慕桥头老柳树上，贴着吴江周相府选购婢女的告示。

……十至十三岁。未曾婚配。聪明，活泼，貌美，善招老太太欢心……，凡挑中者，身价从惠。……

这纸文告，突然给她心中带来了一束微弱的光亮。倘若她能被周府挑中，不仅她可以在一个正派人家当侍婢，不致沦落为烟花。她走了，阿奶也就会打消卖掉佛娘的念头。这也算报答了佛娘为她葬母之恩和收留她之德了。她克制着心的慌乱，把嘴凑

到佛娘耳边，悄声说：“阿奶在，不敢摘花。”就离开佛娘，跑走了。

她果然被周府挑中了。

她们排成一行站在周老夫人的面前。

周老夫人对炳嫂抬了下眼皮，不无威严地说：“炳嫂，祖宗传下的家规礼节都教给她们了么？”

“回老夫人，奴婢已将祖宗立下的家训家规，和不守家法的利害都向她们一一作了交待。”

老夫人没有说话，只轻轻点了下头，就逐个审视起这些新来的小丫头。

老夫人的目光挪到了她的身上。

杨爱穿的是相府发给的第一套新衣，藕色的上衣更衬托出她肤色的白净娇嫩，有如一枝含苞待放的带露红杏，娇小的身材，使她浑身都溢透出活泼机灵和敏捷。在这一溜的女孩子中，给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

美丽动人的女孩子，不仅老爷、公子喜欢，老妇人同样喜爱。一直板着面孔的老夫人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就好象冲不出云层的阳光，能感觉出它的亮度，却看不见它的耀目的光针。

老夫人向杨爱抬了下手，示意她走近前。她立刻机灵地走到老太太面前跪了下去：“给老夫人请安！”

老夫人向她抬了下手说：“起来！”她款款站起身，微笑着立在老夫人跟前。

老夫人再次审视了她一会儿，说：“你留下吧！”又转身向炳嫂，“炳嫂辛苦了，教得不错。传话给夫人，让她赏赐你。”

“是！”炳嫂应着。